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經說約叙

易經

易道一時也至信莫如時至易莫如時君子明時
取諸革革者天地之易易者聖人之中也時密移
于寒暑晝夜不能離陰陽爲運其運無象卦一畫
而象見矣八卦以天道言六十四卦則屬之人事

一陰一陽之爲道率之于性爲健順自本體也剛中順所乘中健所卽本體卽功用也乘剛與過柔乃氣質之偏卦之所以拳拳致教者中而已矣而要于退藏守正爲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時爲中時則無過與不及也此聖聖相傳心學僅占而已乎占爲下所以占無非上象爲顯所以象無非微道器不分聖凡共貫畫初有始畫後有象晤于畫前之無始無象斯可矣

書經

讀虞夏商周書道統治統盡是矣自欽明肇贊精一傳心帝王敷政立事惟敬是主而事天法祖勤民則其綱也書皆天子之事不及列國而終以費誓秦誓何孔子于魯宗國也錄費誓與作春秋之意同錄秦誓或有謂繼周者秦聖人若或開其朕然與否與

詩經

古詩章三千孔子刪定三百篇與羣弟子絃歌之可以爲約矣又何約焉且今經生宗朱註爲制舉

說約叙二
羔鴈指朗詞達無待于說獨說詩家自子夏作敘
韓詩外傳以來無慮數十家而釋義以智舛馳卽
鳥獸草木之名多未歸一宋儒訓詁微漢儒爲之
剗能師心獨創耶祭先河後海元本也吾家世治
詩于詩中之意意外之詩有一二得心語便著之
楮穎然不欲汎濫誇多守其中而數不窮約之義
亦大矣哉

春秋

周禮天子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

冊小事以簡牘而已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氏曰其
善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
志也董仲舒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胡安國曰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度之有斷例也今時列於學官
爲士子制舉先資獨宗胡傳左氏公羊穀梁亦叅
觀焉乃說者有祖晉范甯之論者而曰左氏失也
誣穀梁失也短公羊失也俗漢劉向父子獨宗左
氏欲興左學賈逵綠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

可與持論雖不一然皆經之翼也愚不自揆約易
書詩三經已取四傳互相證嚮間發以管見曰春
秋說約或曰春秋一字褒貶旣已約言示制矣又
何約焉曰愚安敢約經約說經者也蓋說經者以
智舛馳一切穿鑿附會恐未必盡得聖人之意遂
有以刑書目之者嗚呼聖心與天合譔豈苛刻繳
繞如諸說之紛紛異同哉君子惟依經以辨理錯
經以合義可也

禮記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古今言禮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抑何其取數之浩繁而無紀
耶夫禮記業列於學官矣與易書詩春秋並稱經
以取士然易詩書春秋皆聖人所論著刪定而禮
記實漢儒戴氏馬氏之所輯說者蓋諸家之腋而
孔門之唾也故文或蕪複而少簡嚴其中簡嚴者
則真聖人語而所引孔門答問亦與論語迥異頗
似稷下哀談漆園寓語至月令乃撰自呂不韋客
何可汚經而王制又漢文令博士諸生漫作豈足

鼓吹休明紹隆經緯故宋紫陽朱氏欲刪定三禮而成一經我明弇州王氏欲取周禮儀禮暨論語中問答屬禮者審裁今記之簡嚴爲真聖人所論者定爲一經然皆有志未逮夫自弇官室之制興惇庸典叙之義起至周而損益二代度數等衰自有可追想其盛者何必如今記之汗漫然今記中雅馴者咸在其中矣愚約四經已爰錄禮記之典則溫麗合成五經之約聊爲後學寄徑俾覽者不苦于數乙而古聖人度數等衰今童稚皆可習焉而已矣不能別有所說也

徐巨源四經箋序

在昔西漢表章六經以得列學官爲顯于時號令文詞煥焉可述故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沿至于今樂經失其傳春秋一經則吾夫子手裁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後儒雖擅才淹識與學精辨自左胡公穀外何敢輕持橐焉惟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易又子所絕韋編而讀者學人既專以經業凡搜引採掇闡譯敷述自分

內事余婿徐生巨源少負異稟于九流七畧之
書無不緯經條理兼總采索而獨于易書詩禮
四經攬撫其佚畧暢疎融釋發舒已意不襲前
人一語而稽據精覈有倫有脊以其藁示予展
閱數四不能已遂不覺喜躍而爲之序曰易繇
宓戲氏始作八卦綿絳天地文王附六爻周公
爲之詞孔子錯其象而著彖繫文言以發陰陽
之藏定萬物之基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漢儒傳
說施孟梁丘最著以及服光楊何段嘉京房之

屬凡十三家書則上斷堯典下訖秦誓夫子之
所敘也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伏生
授兒寬寬授歐陽大小夏侯之屬凡九家詩六
家毛氏爲著云是子夏所傳而浮丘伯魯申公
齊韓嬰輩不可勝紀禮十三家經三百儀三千
曲臺明堂篇什未易殫論高堂生傳士禮而魯
徐生善爲頌后倉說禮數萬言戴德戴勝號大
小戴皆繇武帝設科射策訖于元始傳業寢盛
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

餘萬言表章之功于斯爲盛彼謂秦燔經而經
存漢窮經而經亡者矯激偏枯之論也或曰漢
儒說經茲多于是矣後儒復有說不駢拇而枝
指乎曰義理無窮經豈爲漢窮耶西漢易志十
三家隋志六十九部唐志七十六家宋志一百
四十家西漢書志九家隋志三十二部唐志三
十三部宋志四十三家西漢詩志六家隋志三
十九部唐志三十一部宋志五十三家西漢禮
志十三家隋志一百三十六部唐志九十六部

宋志六十四家經無窮說者亦與之爲無窮數
千年來端藉六經治世世乃不亂經正民興說
經者豈不多多益善哉 國朝昭至德開大明
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設科取士
縫掖之儒抱一經取青紫多至大官而治民事
神規天條地臨中國撫四裔經術以經世務功
莫大焉士有離經畔道者則樵夫笑之而憲典
亦罔赦謂宜說經家部百倍于漢隋唐宋也然
自墨守宋儒章句集註演繹爲講章訓詁作制

舉羔鴈外殊不見精研宵探博稽微諗特立議
論顓門自耀者巨源斯著統攝華瞻兼總周詳
網羅放失發前楷所未發而持論恒根圖象有
據是亦 熙朝一偉業矣嗟乎漢儒守師說人
持其見立議巧慧諸儒不能難劉向傳五行而
洪範夷于術數許商妄自標榜公孫弘學詩左
目以事轅固二戴講士禮而不及天子諸侯說
者謂禮之衰楊雄太玄擬易似吳楚之君僭號
則何若折衷于夫子子曰博學於文利之以禮
可以弗畔約說之易蔽于藏密書蔽于敬事詩
蔽于無邪禮蔽于忠信博且詳焉累世不能殫
其蘊隸首不能數其篇然徒貌經明不覈行修
雖多亦奚以爲巨源斯著予取其不勦襲陳詮
亦不標領新异次敘整齊直羽翼乎游夏之傳
焉異時卽列于學官可也

史記章約叙

司馬氏父子疇官抽金匱石室之秘作爲史記所
取書皆古之遺也刪裁組織而以其才潤色闡弘
之成一家言其所爲文辭與所載事直煇耀千古
後之作者必宗焉至于今家傳戶誦矣余童而習
之白首紛如迴於縱觀之餘命筆穩括其終始間
斷以已意或全篇如史斷或點次原文於前而後
爲小論或簡略其辭章以會其度要其不詭於聖
人約五十二萬六千餘言爲十三萬餘言俾學古

者開卷知黃帝以來至漢太初間故事無汗漫望
洋之苦曉然於是非得失咀其華可以資博雅綜
其實可以論前軼譬之於水近者爲涔坎瀟遂遠
者爲經瀆沱汜合流爲川湖溷浦而大入於海若
浩浩乎不可窮實悠悠乎可分可合也蓋於司馬
氏所自贊與班氏評騭之語互相證嚮而非偏指
人苟有所見何必襲述附離哉夫三代以前皆竹
簡蝌蚪漆書故古文勢不能繁而淳固之氣雖宣
尚留秦變爲隸字畫趨於就易語言簿牘日就夥
頤漢以後變爲今真草行書毋怪乎說經說史家
部汗牛充棟也茲約其章而事與辭詮次略備發
明義理不敢以私智舛馳亦庶幾存古之意云

歷史綱鑑補叙

居恒每謂域中有三大天大道大史大史蓋乘天之運秉道之公維持名教于無窮王侯卿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與萬世共觀之灑戒凜如衮鉞乎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凡辦法者攷焉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四方之書內史讀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

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王不得與目典制抑何其隆重哉周中葉失官列國亦各有史不統于一孔子乃因魯史脩春秋于平王已未四十九年魯人立惠公之子息姑是爲隱公元年始載筆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訖敬王庚申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時因道不行又脩詩書詩多有周綴頌商魯書則斷自堯典訖秦誓書卽左史之言春秋卽右史之事而今皆尊之爲經蓋聖人法天尊道以垂教豆學徒能贊一辭哉惟司馬遷

式尚書起堯典作五帝本記實黃帝高陽帝譽堯舜而三皇覺夢存亡之世則不書訖天漢而止左丘明依春秋爲傳典則溫麗今並稱左馬膾炙儒林矣自是班固前漢書詳整有法度可與龍門差次稱盛范曄後漢書詞語溫潤雖太樸微散尚燦如可觀以後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十九史汗牛充棟僅紀錄當時之名迹耳然皆分部揚鑿各依朝代求折衷于孔子之尚書春秋自黃帝八年訖今七十三甲子集成爲帙俾四千餘年人事若

指諸掌則憂憂乎難哉惟宋元豐七年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參考群書評其同上起周威烈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下訖五代蓋光與劉恕范祖禹及子康所編集光自出知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官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合三百五十四卷然避續春秋之嫌不敢緊接獲麟敬王庚申後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二十有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乙卯崩威烈

王丙辰立至戊寅冊三晉垂七十年矣朱考亭熹就資治通鑑爲綱目綱師春秋目訪左傳褒貶極其嚴正而楊慎冊鉛總錄云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朱子手筆故文辭遜于資治云然班馬已降世會自不能爲先秦兩漢但論義例主意文辭焉可求備哉至威烈以前曼遡太古五代以後更歷宋元皆出于通鑑綱目之外非有徵信何以流傳幸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止周共和蘭溪金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

止威烈宋則丹稜李燾有續資治通鑑元則四明
陳桎有通鑑續編至我 明商素菴輅有續編宋
元綱目而萬曆間攜李袁君黃世稱了凡先生者
高第甲科爲郎司馬門枕經藉史黼黻河漢和合
諸公之所纂記聯集于涑水考亭之前後名曰歷
史綱鑑補刪煩就簡事備而文約曰紀曰編曰鑑
曰綱曰目欵識攸明乃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曰經
曰傳冠履無倒曳以已意爲斷立論多奇不盡落
宋儒蹊逕比于蘓紫溪潘李兀我廷機之刊行于
世者似覺有進焉者矣嗚乎作史貴擅三長讀史
尤須獨見鴻荒以來循蜚因提禪通疏仡諸名氏
或繇子書寓言而談天紀曆強半講調荒唐事受
曖昧之誣功成罪過之案南董以後多曲筆公穀
以外有深文冠圍冠襟大韶以喉脣持橐尚論千
古者必格物窮理參以識力而後齊諧釋官有所
衷噴室徂丘不待闢而自服矣脩道立教法天之
雨露雷霆以勸懲萬世此願學孔子者之責也

沈明澹刻管子全書抄序

黃帝老子萬世李法兵法之祖霸者之精神也仲尼之門號稱賤霸而望尊猶龍嘆深披髮則陰重其力而顯訕其名奉天而已矣天垂象大角帝庭左角李右角將廢兵與刑雖五帝不能以爲理况三王之後乎王之不得不霸猶帝之不得不王時爲之也孔子惟不違時故用則爲兩觀夾谷不用則爲春秋今儒生迂濶口談王道徒沾沾剽孔門賤霸之目儻易地而處必見玩于魯國聞人掌股中矧曰罔裔之俘其兵之也而不知孔門之貴王而賤霸傷時之降也管子一書治國理民經亂

扶傾萬世言李言兵不能出其範圍而歸本於仁義中正荀楊之所不敢望况申商乎迺其精微要在畏事而忍詬不自用而用人上合桓公下合甯邀弦章隰朋東郭牙王子城父諸人以成其爲管子故法行而民不驚兵行而農不易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譁寔黃帝之大矩老子之貴因而默合于造化無爲之成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吾友沈明澹氏痛于內多事而喜事者隣于脩能端復者隣于斷割乃旁寄者舉飲啗市人奉之如東郭王子爲者敗執者失天下其何賴焉因刻管子書抄刪引釐正備極苦心豈區區儒生佔俾助耶明澹感

樂義俠每談及忠臣孝子輒流涕直言之聲著于鵝鳩氏之署一守方州一守大郡儉幹有遺愛少學擊劒臺活死士今雖老慷慨如壯夫此所以抄刻管子哉

名臣傳約叙

居恒謂士大夫誦詩讀書致通顯自當尚論千古
而知其人與世臯夔益稷伊傅周召在謨誥中者
於戲夏矣左史所記單蹇佚仲僑盼之倫其言與
行卽不必盡合中庸要有裨于匡時悟主而總以
忠信廉潔爲品行大端漢唐以後雖雜霸其卓然
可表者甚多宋名臣言行錄頗飫人口然亦宋名
臣言行耳宋以前事業具在二十一史中通鑑綱
目旣列于學官國門書肆皆購而讀矣惟 明興

光闢華夏樸棧薪樗至今垂三百年其開國靖難
遜國禦戎定變忠諫觸權守正理學文章卓犖魁
壘之彥豈不賁琬琰而昭日月哉然金匱石室之
藏學林所不得寓目不過憲章錄吾學編與弁州
王氏劄記紀蹟李氏續藏書治世餘聞古穰雜錄
鴻猷錄國琛集諸野史是非各以其意引事雜錯
人各數篇無慮百餘卷泛濫而以誌狀刊史料護
不可讀載亦汗牛覽之數乙不能竟竟亦隨忘致
諸公之名欲章而愈蓋異時何以徵信乎且萬曆

以後未及入殊屬闕典竊不自揆歸田多暇取各
名臣紀述條言之約千百爲什一第表其姓字畧
見梗槩間有王李所逸者如新鄭蒲州宜興之類
則爲增入其瑕瑜不掩者附見如績溪靈寶安仁
之類乃正見者亦自有瑕瑜如東鹿濬縣瓊州鄞
縣之類未盡爲名也王李所筆止于萬曆以前今
通籍四十餘年當事諸公具耳而目之自元年癸
酉至四十八年庚申止謬自托于見知亦但畧具
梗槩爲異日金石之鉢蓋論初定而辭宜微安敢

刻覈太至然汗不至阿其所好啓禎以後事藜人
衆進退用舍生殺予奪之間未可輕以簡牘盡不
能不俟于異日也

平溪志要序

熊子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圖以
周知其邦國都鄙四裔八蠻之利害凡山林川澤
司險達其道路而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自黃帝方
制萬里畫野分州禹敷土下方各因所生遠近賦
入貢業以來至周始爲詳備矣故君子入境必采
其謠俗風聲與其氣候寒煖生業息耗凡以順陰
陽備寇賊習禮文守先王不窺牖戶而制天下之
道也 明興煙火萬里車軌書文靡遠不屆業有

一統通志行世蘭臺石室不憂文獻無徵而下自郡邑以及世家大族亦莫不有記乘之可觀皆異日正史千狐之腋也獨平溪衛舊爲西南夷荒服地元宋以前蠻落薦居洪武間開設軍衛通滇池直道荆棘新剪求問所爲名山大水勝蹟先賢已付諸風雨漠濛矣不有乎獻文其何觀熊子之至于斯也怒焉有憂之遍爲按訪僅得鄭孝廉維藩志略一草稿繕寫未端魯魚相亂掛漏旣多而所載今文皆非雅馴其于古文槩歸牽合然猶灰燼中之魯靈光也檢閱數四黜其蕪冗核其不經復從荆黔他圖史中稽拈掌故語必不牽而合者乃錄庶他年獻徵于文大加刪潤則茲衛控引荆黔以達滇池二慮萬里一綫要害若天上朱鳥員官非朝廷緩急無關之地豈得不比于文獻之方耶漫記數款字曰志要如其鴻富之業以俟君子

學古適用編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誠聖人萬世不易之至言非以自道也蓋唐虞授受精一執中之指治與道相統矣益稷周召用以經國緯化宣序平秩雖澗飾闡譯不無損益總在其範圍中至春秋戰國及兩漢之豪傑名跡大備矣試取左國史漢傳記讀之其所論建規措流指一端必於義理事勢天時人情曲當而直行之其謀老其事壯取效則尤被繇寧保又

疆固似乎古人聰明之所裁法今人不能外非不能外其聰明也事理時勢窾會既申猶方圓之不能外規矩也唐宗暨本朝名碩設施回乎漢以上者無敞若創於專已卽一時有獲垂又必窒學古非以守古此吾年友孟諧氏之名編期於適用爲貴耳孟諧同余第辛丑稍長余數歲精魄氣力直欲與古人齊質潔白爲方公中爲圓宦履出入拯屯爲亨與余鼎不數數南都長干佛寺諸同年讌叙後今歲星不覺一周

憶余謫戍夜郎時孟諧以使舟過九江三百里外遣蒼頭持緘款草門不及達比余奉

詔還家人子爲余言而感可知也溫寒之際柯葉無改其行古之道乎卽微可以概其大矣傳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何者不繇學古入未聞以政學者孟諧茲編使士大夫皆學而用之視已成事習吏如金之在冶良工爲范如木之在繩大匠爲引又如廬扁爲方者宗凡

醫獲其證治準案則箴石湯熨為三分五分之
齊用以審診起度量合色脉豈不俾有依據視
貿然望切何如耶今日吏跡之衰有不甚聰明
惘惘者隣悶悶有甚作聰明察察者成缺缺安
得深慮大畧知化之士讀茲編參而伍之神而
明之歛智名勇功以輔萬物之自然使天下國
家之治猶一身之治而不知所以治即一世為
唐虞三代之古可矣何兩漢以上春秋戰國之
古之足云

宋宗子固宗子文兩先生遺稿序

南昌之宗郡中推為名族蓋自宋中葉烏傷宗
忠簡澤致身匡扶正氣光蔽天壤與岳武穆同
休烈今兒童走卒無不能口其公之子乃宋之季
葉有子固子文兩先生其曾祖涵實忠簡從兄
弟也涌生德德生政卿政卿生兩先生俱第宋
壬戌進士各以資授官亡何宋不社為故元之
世兩先生遂遜于荒野潔身隱矣元世祖網羅
遺賢留夢炎程文海輩交薦子文不可屈逮置

書叙
獄三年始釋遂兄弟擬古之高路亦匪脫死如
毫釐耳今四百年光曜掩而不宣郡誌止載子
文于忠節而遺子固兩先生生爲宋臣耻食元
祿返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完名全節可
抗忠簡則誌以存其號祀以顯其魂是誠有心
世道者之責也幸皇天真善名賢之族苗裔茲
茲今有爲大鴻臚官屬者有爲督學御史者爰
採錄兩先生言行上學使特祀于宮墻郡邑公
論翕然稱快舉而鴻臚君又于蠹魚之剩索得

詩文若干篇屬熊子序其端語云士非玉璧談
者爲價文章氣節必表諸柔翰乃可千秋里中
後學何敢以不佞辭蓋嘗讀易之遯卦九五曰
嘉遯貞明夷卦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兩先
生侘傺革命之朝遯雖不足稱嘉而全名爲嘉
箕子被囚後見訪陳疇以時有周武之聖胡人
主中國冠履倒置可同日語耶則兄之不可得
而屈弟之不可得而屈風聲皆足以激貪厲俗
近古之逸民也夫顯位貴榮尊高遂大何時無

之惟是身不再辱扶無所逃于天地間之義愧
莽大夫光晉處士比肩于三閭兩龔豈凡所可
及哉班史云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爲貴兩先生較
然行一意無心近名至今四百年而名必不可
磨滅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仰止不衰固後人好
德之秉彝也寧待要譽乎余觀兩先生之文明
白宛摯不作奇琢雕鏤僻苦蹇注而訶則感創
屯鬱淒入肝脾惻悷隱閃可以知兩先生精氣
之所盪薄神化之所回瀾以故雖當煙消雲渙
世易代移而猶有亢宗之賢者舉晉俎豆之筵
并闡發其遺文豈非魯大夫之所謂不朽而言
立者耶時予子人霖亦刻忠簡集于浙得茲遺
稿可爲後先輝映矣子固名必應別號處靜官
至江西招討司計議子文名必經別號玉溪官
至協理二浙爲副總管統兵餘詳其譜乘考略
中不具述

熊仲舒選初唐七言律詩序

律詩備於唐矣言詩者多推高初盛而下駟中晚譬諸
望氣觀象初則高帝之朝未央宮武帝之讌柏梁臺也
盛則孔子之登泰山楚王之遊雲夢也中晚之際未免
爲新豐雞犬章臺車馬云致各有極而氣象不侔此何
待樂師北面而絃季札清耳以聽哉客曰果也則高山
大澤曳馬若練火起若虹蜺者天地自然之氣之象也
漢家宮闕果愚雖壯大不由人力耶君家仲舒大雅宏
達乃顚顚於初唐七言律選焉編焉豈不令沈宋賢於
李杜乎熊子曰而不見豺獭之祭魚獸耶享其利忘其

爲有德可乎初唐得唐氣之先者也三百篇尚哉漢魏
頗近古至陳隋而柔曼靡麗之極矣其氣則晚風殘月
其象則落花豐草質之五音宮聲亡羽聲作此其所以
六朝哉唐王破陣之後君臣賡歌不覺一振爲高華文
綺其貌莊嚴其骨真如登王者之堂雲屏蘭翰瓊璧青
葱百常表闕萬雉環墉自足肇三百年太平之韻然而
不必爲盛之蒼莽者亦勢也於時律體造端強半奉和
應制之作正如斯干崧高蒸民諸什主於榮華不主于
感槩開元以後多故矣士大夫憂時憫俗抑鬱頓挫發
爲詩歌又不覺一振爲蒼莽情深而氣盛意遠而象樸
遂爲千秋詩家宗酒亦不知其何以與初異也然非有
初之高華轉靡麗之捷而蒼莽之鑰誰開盛之賴有初
若寒暑之有二至也故空梁庭草之後必得盧家明月
青門素澹爲之兆而白雲楓樹始興矣故曰初唐者得
唐氣之先者也此吾家仲舒選初唐七言律意也

明宮保尚書增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西域天官書引

黃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蓋古曆作於孟春於時秬鳩先凜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据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蟄火愆孔子譏之至於迭推丘勝歲首姬訾舛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矣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鑿張倉蒙訛於黑時公孫術繆於黃龍事不師資廣延何取一行

運算淳風徵文唐曆屢更迄無定據郭太史守敬測景之法最爲合理而候人乘遽僅止北溟誰云桂海無天冰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圓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端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紕績曆理茫然何知天部故文曜之麗者明愆歲差之特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臚言考誤證真煩祠官之彙請而

聖明慎重宣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幟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黃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倅冒清揚者環動薄靡重濁者中止澄凝隨處顛玄趾黃而日力所際恒半

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奈人域是域誰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儒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開闢以來詎闕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蚤有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黃帝天師參佐有羲和五官曆法肇明上哉復矣惟黎亂秦燔莊荒列寓疇人耳食學者臆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切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彙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於剡子曰天子失官學在

四裔其語猶信古未有歐邏巴通中夏通中夏自
今上御曆始上古至治龜呈馬負焜燿簡篇中古與朝
馴象麒麟旒贅荒服至於星槎絕海禹谷賓王抱圖史
以觀光燬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摹
哉倘祠官采譯以開大史氏參伍刊定以補臺監之不
及將三辰定於次四時定於紀舉正歸餘直媿美乎黃
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

寓林集序

黃貞父先生刻其所論著若干卷題曰寓林集明遇讀
之既肅容而嘆曰文哉備乎境矣夫境觸於情情動於
心心會於神神發於文文者境之譯也先生高才豪逸
制統一軌于先程自諸生時儻易能以風義行于邑屋
而耻爲俠名醇如也教授至中與英俊並游大江以南
知名士無乎不出門下及起家令我鍾陵綱張目舉盜
昔民舒以治行異等徵行將持橐喉膺之司而才名取
忌竟左遷湛浮儀曹久之始以憲臣奉 聖書視學江
右裁決嶽嶽壹稟于至公實以宿名莫敢望愈見嚴重

士之畏者愛者參半居歲餘稍遷秩亡何中浮議去棲
遲虎林山中此其歷境不可謂不夥矣故其觸之而爲
文者言治理則太公魯公之報政公孫僑之刑書桓寬
之論鹽鐵也議節度則賈生宣室之對叔孫子綿最之
儀臣衡汲黯禮樂之論也叙讌會則紀金谷述南皮之
游也記山水則封泰山禪梁父之書也放而之酒則高
揖酒德醉鄉之儔逃而之禪則橫視東林輞川之座雜
出而爲詩歌古樂府則駸駸乎建安以下大曆以上而
錢劉餘子視之若諸任之不得與周同姓爭長矣雖然
此猶非其至也江河愈下文章一途高者舒嘯寄傲甲
者苟見聲利所在恒曲筆而諛之且也時分南北部立
言家不能行一意欲有所是非于其間守古徇時蓋兩
難焉而先生之傳誌南北名公卿不少矣墓寫各極其
時是非不謬于古蓋惟身立于南北部之外如古之與
子言者依于孝與臣言者依于忠故涇渭自呈無爽衡
石儻取先生文而通觀之則用人持世之道與士大夫
得失之林寧有外乎先生生平慕說蘇子瞻今觀其所
歷之境或出或處或欣或戚情所動心所會神所發遣
選亦略相似吾乃今知先生之文所繇狹矣辛酉晤先
生于錢唐神明炯炯談天下事若懸河漢而無極則從

此而爲源本經術潤色太平之文皆根極茲集中播敷
駢而後燁其神彌全其氣彌浩豈不亦宇宙大觀哉

靜儉堂集序

靜儉堂者吾家仲龍太叅學經奉禮所也取古人
寧靜澹泊之義以制宅命可以觀德焉而樹
德滋者必煒煒乎興于文學本根敦固英華播
敷天人之恒理也故曰儒者游文于六經之中
畱意于仁義之際有德有言言立而不朽豈非
其較然者哉仲龍居是堂解纓黻十餘年履跡
不入城市亦十餘年課問子耕問奴織問婢陰
行善不祈名師仲尼克已守老氏常足比同土

壤槩無睚眦默爲惠利保又一方里中共稱郭
有道人倫之度薛廣德懸車之榮故心逸日休
而以其間寄興于詩文殊不自知其有關於元
紀之統楫人象之經緯也憶予與仲龍同第于
萬曆辛丑時俱年少仲龍已能詩予髦髦耳仲
龍官大行人予隨牒爲外吏居七八年兩人需
次臺省暇則以古文詞相劇切咸自負不肯折
下而所以推挹未嘗不同時人莫測也及上書
言天下事亦相約爲杜欽嚴安梅福徐樂大雅
之辭而以谷永附五侯任昉彈事及細微爲誠
俱得罪政府先後左遷泰昌天啓之際予稍移
清近仲龍堅臥不起居無何璫禍作予坐謫戍
仲龍臥復堅恭逢

今上乘執至道振蕭綱維子以用廣其器斥歸
東臯仲龍亦再起參名藩徐自引謝居鹿渚兩
人無事時時緘白禡相與切劘古文詞仲龍旣
先爲予序矣茲仲龍集就梓獲縱觀之四朝因
革蒼黃兩人升沈倚伏相視當一笑也語云文

章關乎氣運古人以辭命造次上通神明下專對奉國之典如史佚射父子產叔向之倫春秋莫不曜之戰國策談鋒颺起時事恒象離騷誹怨小雅以亡漢道昌明西京爲盛下此亦無慮數十變宋明黃初元嘉諸人似不至相遠而靡極于齊梁顏謝何劉江鮑才氣亦不讓韓柳獨韓柳變其聲耦音節而行以迭蕩汪恣勁質流便遂爾勝之唐文至此無以復加矣古詩雖亡于唐而唐詩近體之變乎古者竟踔絕千古宋

人所不能遊其藩卽明興諸家亦僅能爲述也仲龍是集碑銘序記傳贊詩歌不規擬漢唐而馭篇綜辭選意用氣揆形命體皆有法存淡質蒼遠漢爲骨而唐爲韻如倫曠清耳婁輸眈目六律規矩以神遇而不以耳目遇其致淳越溫密其達充腴滌化緣淹該久故制構堅所謂可合無可合可離無可離厥義甚微顧操用何如耳仲龍居未嘗廢削牘與人東札慰藉慙慙篤摯惘懇覺曹植吳質諸書反流于清綺浮艷也

者夫以言忤人弼違矯非朋友尚難之而况于君相庸臣論說不過昉君相意上下甚者窺所向迎合取寵誰敢遇事妄發萬曆朝穆清垂寬容之聽而旁落于政府政府復旁落于暱近批鱗易立仗難立仗易渙羣尤難不能夬揚于庭乃致坤戰于野此吾兩人之所以先後左遷乎奏議具在追往事慷慨激膺耳夫何排陷之恨哉居恒與蕭光祿伯玉燕坐私論世之爲文者才識不逮而不務稽詣以洞之耻自絀好凌厲

強尤嫉之將以進退予奪標要約以命令一世羣瞽摘填索塗翕起而和之不過三四年復反唇相譏文旣不真何能垂久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坐客不期而俯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詠九成則莫有和焉者矣仲龍自謂文章大業必舉一代之風氣與其人之性情蘊藉隱露毫楮間乃爲不朽然而山川之功亦有助焉太史公自敘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彼區區見不

越圭竇安能覽聽出曠古故屈子賦遠游相如
頌大人必一舉而凌忽荒隘九州倚寒門上下
無垠乃不作夏蟲井蛙見仲龍爲大行人歷華
陽振衣天際娥眉而又東使朝鮮渡沮水踐王
險降澆清荻苴之侯躐真番臨屯之境自飄飄
有凌雲氣而御史觀風採俗象魏所爲法歲終
太文獻故府而君齋戒受質焉是仲龍歷官始
終以敷文物採風謠爲職也則茲集豈凡所及
哉

寶綸樓集序

寶綸樓者吾邑寄庵傅公恭藏累世誥綵所亦於
斯論著歌詠教子孫諸大夫邑人所望而矜式焉
蓋鍾陵敝邑雖不腴山谿紆秀蔚然文明三元全
盛得公爲壬戌臚傳第二人而鼎甲始全盛六卿
備具得公祖孫而司寇宗伯學士始備具天開之
矣讀公集豈獨言立不朽哉善承上天之報况而
保世滋大政未艾也公自秘省熟覩明堂石室金
匱玉板之書虞夏渾渾商灝灝周噩噩臯陶之謨

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四代之跡淹貫具悉而
且獵往昔儒墨之遺文明昭代禮樂刑政之統紀
無論今操觚家劇目鉢心寒膚慄腹者不敢望卽
古稱大夫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祭作噐能
銘乃高文典冊光著廊廟未嘗兼焉執是而評公
之集果凡可及耶說書道在啓沃疏陳政事多所
匡建堯舜但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可矣代言則
君教孝父教忠華袞一字榮及三泉內閣諸奏疏
明言所取以和陰陽道在格非溫室中語名色俱

泯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名非寶劍
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知乎此而後
可與言席前造膝相得之精神也詩以情志爲本
以成聲爲節此詞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古有
采詩之官用能布王澤陳民風獨韋玄成自責詩
暨戒子孫詩先儒稱其有祖風父常賢號鄒魯大
儒爲相五歲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又與公
出處同乎其他如碑志序傳諸文溫淳剽舉簡稽
緒正實能惇大曜明毋爲夸毘若振滔湔罔凌越

竒恣之觀則公所不屑也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公丞輔先帝萬方之事大錄於公時朝臣舛午徃徃群朋更相是非傳授加增文書糾紛前後錯謬愛憎之議因勢抵阨公壹是以寬平博厚爲劑要渺密勿和俟百事絕不攘袂私有詆媒又畏慎無所交通上意殊安之猶猷然自謂三公鼎足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疏廣之早引履老氏之常足上書謝不任堅請就闕夫固乘流則逝遇坎則止與道翱翔衆人固不識

也歸而鬻茅作堂高廊四注日與父老嘉會側尊無禁夫逸樂間曠而不失爲清勝虛遠快意者綠野平泉裴晉公李文饒業先爲之又何必矯激譎竒故枯稿拾穗爲名高陽魯冠而陰郤鼎乎若揣量當世非薄前賢高議矜抗未嘗推下則又公所不屑也世道所禁莫大於貴私學而寵無功夫衡行則重相信也縱行則力相底也紆行則衆相竊也彼附上罔下者刑如附下橋上豈不亦罪哉公立言必雅未嘗顯已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文正行書 寶綸序三
短雖卑門後進必加善誘外示闕畧中實篤密惟
其真耳今遭世鞠凶天崩地圻幸而寇渠剪剽於
北都聖人聰明淵懿繼天立極旁求俊哲眷注耆
舊安車軟輪不日當抵鍾陵出寶綸樓中緒餘靡
不不得專烈矣夫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於朝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陟岷山可統平四海
是集固已成事也寧待他習哉

崔徵仲問月樓集序

問月樓集者集崔生徵仲之詩文也生居治東下縣介
兩甌間山水深莽海中諸島嶼若蒼兕玄龍之飛伏隨
高汐靈氣動盪光景生以一樓收之雲日煙雨無不奇
者而尤奇於夜潮得月白波燦照浩然有萬壑之意故
其詩文之備美一似乎其樓之觀也詩則大曆貞元間
文擅蘇柳之致而擬於今之當家直五霸中桓文焉嗟
乎生豈不魁然名下哉而必問序於余者何蓋余嘗與
生言詩文之體矣人之有是四體自首領股肱至于手
拇毛爪各載其神氣於質貌變掉而動天或治之若夫

集叙
塑者偶者備者和合水土而漫聖焉戕賊桃梗而機械
焉純束芻藁而衣冠焉其貌似是也南方裸壤之民表
龍章而紆紳弁之列焉北方髮首之豪襲簪笏而朝禮
樂之堂焉西方深目畫革之人附鞮譯而登言語之科
焉其質亦似是也顧其神氣安在哉詩之爲體自三百
篇以至於唐文之爲體自尚書禮弓考工以至西京體
具矣然世代循環不必一體而必各載其神氣以成其
一體擇而取之而已矣仲尼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書契興爰象畫
咸韶鳴迄今垂五千餘年有其可作古人已先作之仲
尼之不作無可作也吾深懼夫今作者之衆也載以月
喻月不能自成其體以日爲體日萬古常圓月之朧朧
朧魄不必常圓而其虛盈弦望之數必不能舍日光遠
近爲圭黍之異故天下人皆仰之使其能舍日光遠近
爲圭黍之異而別見像影不亦爲怪月耶日月天下之
大文章也生試精心以問之其境政未可窮矣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序

從閩中獲讀方伯沈公真隱軒文稿和正以廣肆直而
疏達廓然若登高山臨大澤見元氣之搏掬焉已叩其
所爲韻語則曰吾不端端習此偶一爲之欲作不由蹊
徑語莽莽自遂亦時有獨至以此不敢出及出而咏歌
之果也杜蹊踰徑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乃所爲莽莽自
遂者政優優而尋變入節也公于詩深矣夫詩之爲道
非第以見性情樂師辨之北面而絃所以同民心而出
治道閑氣運之隆汙焉至其聲格高下若江河遷流有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蓋五聲協五氣以類萬物之理

而合八風之調要不能離宮氣為主宮居中央商張右
旁大小相次第以及羽先王考中色而定黃鐘所以宣
養九德也于性爲仁于時爲春于情爲好于德爲生誠
歌商周之頌寬靜肉好廣大恭儉純宮也尚書之文純
宮也故曰是五帝之遺聲也漢表章六經稽古其盛如
兩司馬氏班氏之文賦蘇氏李氏之古詩其言雅而法
樸而振曲折沉浮累累乎殷如貫珠猶宮之音焉東京
以後其氣商矣晉人之織語純羽也五代之月露風雲
純羽也卽陶靖節詩真素夷邁學士大夫爭言之而氣
入于商幽人獨立志士嫉俗之象乎惟唐韓之文李杜
之詩能不盡失宮氣而局體一變當爲唐以後詩文之
祖古文古詩亡矣宋之詩文純無宮元擅詞曲麗于滯
佚純爲羽其細已甚也嗚乎聲氣一也而三代不能不
漢漢不能不晉唐晉唐不能不宋元其間治理興替運
數修短裔夏違順之故若操券衡而對一二也是誠何
謂哉夫咸池蘇于皇管南風解于帝絃大護之德猶慙
武樂之善未盡聲氣所通此在至聖明王尚不能避違
于恥忽而况晉臺清角朝歌比鄰易水變徵垓下羽聲
其徵應寧復有待耶

明興

高帝擅天縱之資抱無師之聖

御製詔誥碑書無不炳諸典謨渾備黃鐘之氣居然

帝王之言草昧諸臣皆含章而不曜成弘以後養士右

文開教廣學陋視西漢太平之色日鮮故制義推姑蘇

毘陵古文名北地信陽亞斯嘉靖歷下弇州蔚焉朋興

于是詩無舉大曆以下文無舉東京以下者豈不亦振

哉載觀數子北地抉草莽闢鴻瀨渾然宮氣厥功爲大

信陽以下卽不能純宮豈有一之流爲徵羽者耶

今萬曆壽考作人大化融朗家擅和璧人握靈珠急需

執杓戴筐之人以主司中之命而起古文于西漢之上

若沈公者可以興矣公地近而名高知必能以宮氣調

天下之焦衰猛起而歸之太和吾審其詩文之志與聲

而知之也

雪崖遺稿序

熊子曰明興文章之運必祭酒金華宋學士濂云
蓋當元閏垂百年操觚之士抽思逞妍崑崑詞曲
高帝以馬上定天下書缺簡脫口與諸儒臣受經
則宋學士爲冠首而青田龍泉諸君子輔之於是
大收篇籍子史傳說皆充秘府龍門郁離諸集亦
煥然有述焉嗣弘正間慶陽定先秦兩漢三唐之
位而汝寧太倉濟南諸君子後先蔚起士大夫遂
文必稱西京以上詩不稱大曆以下矣夫農者蠟

先農蠶者祀先蠶金華草昧之功焉可誣也嘗歷
澗水婺川間見其山水之秀氣鬱爲人文日以新
盛不勝恭敬及得讀雪崖戚公遺稿其詩之穩順
聲勢其文之條達格體皆宋之遺焉而先秦兩漢
與三唐之風益於茲綿綿也然詩文者境之譯也
品節者人之幹也鄒枚詞賦奉筆兔園則優矣而
不可登董賈之堂卽谷永杜鄴自下廟上論篤矣
乃史臣猶稱其談有餘而諒不足豈非華與實違
文與行謬而天下後世竟推見其隱乎故必有劉

宗正之封事始可與言文也矣有杜拾遺之憂國
始可與言詩也矣以余所聞戚公爲御史巡徼長
江值藩左有爲吳淝之事者浮船出湖攻圍郡邑
漸逼南都于是巡江御史員三人或跳或犬馬之
次獨公擊楫中流長江上下葆就無他及嘉靖之
盛 天子神聖時有所誅逐以行其威重獄事稍
豐廷臣容容持祿不暇給公獨惴惴發憤蒙暴繫
旋蒙恩醪懸車二十年自老于筆墨山水竟不復
振此所以有今日之雪崖遺稿也夫江湖而懷魏

關之思固忠臣之戀戀亦功名者所托爲捷徑乃
建言自廢二十年永退不進則古人之所爲漁釣
于一壑棲遲于一丘不奸萬物之志而余之所以
恭敬公者又深于世俗人之恭敬矣獨詩文也乎
哉余往令長興分較浙闢得公會孫良史其人精
醇大雅一如其先資言理南康平允以高等剝薦
稍遷瑞州太守丞清恬之日下信上獲歲計有餘
所就正未可量以茲稿傳諸其人雪崖侍御之名
于是乎同宋學士不朽矣

四留堂詩集序

嘗考迹詩書推表山川匡廬稱天子都而東
澤爲彭蠡皆列之古經惟殷周以上夷于南服
職方氏不足備徵自太史公登廬山以後綴文
之士衆矣而詩尤甚盛蓋十八賢蓮社陶謝爲
冠首李白寄迹稱斯地山水俊偉瑰特則詩之
流風遺韻宜其至今不墜也余年友吳瘦生氏
家世居星渚匡廬彭蠡日在研席間峰巒縹緲
壘波沃蕩豈魁父蹠泮所敢望故其肆力爲詩

上干青雲下屬江河意不可一世而口亦甚斥
臧否迺于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諸公又未嘗不
擊節嘆服每與余揚扝雖一字句之微必推敲
歸諸當而後已視時之輕易言詩且無前紫矢
日嫚罵夷考其作固平平無可驚人者不下里
耶瘦生所著四留堂一集生平韻語在馬五七
言古體絕句近體備矣然諸所詠歌則不崇崇
吞吐匡廬彭蠡也者東登岱宗七十二家之金
泥玉檢光景動杖履西涉洞庭之野南陟祝融

峰小則悲嘯而弔靈均湘妃太則搜响嶮之牒
問赤松之壇至聖名仙不得秘其蹟矣經新道
絕五嶺度揚粵入明珠翠羽之鄉縱觀蜃樓蛟
宮之變化何其盛也問津甌閩訪天姥期霍童
謁武夷君丹山碧海恣所爲出入以供筆端抑
何壯也其它雲谷走燕趙北邊伊洛溯圖書靈
跡淮泗禱帝王大風耳目浩遠心氣玄曠發爲
聲歌日新富有豈不亦壇坫中桓文哉或曰以
瘦生之才而官止司寇之屬天道是耶非耶曰

固也造物忌才惟瘦生才甚是不免世俗睡皆
汲黯褊心尚不能無所望瘦生自見孤立抑猷
遂退而性倨少忍詢兼簡易不矜方幅豈能與
世之匿情求名者比量得失耶雖然漁釣于一
壑則不掛聖人之網棲遲于一丘則不好萬物
之志年已七十夫復何求蕩然肆志使譚者不
得而名焉餘俱留之可也此四留之所以命堂
也然則瘦生茲集又何必別選名山藏副東匯
澤爲彭蠡其上有匡之廬在

禹卿宗侯詩集序

詩之爲道樂師北面以比絃管及其至也陰陽
卽序解愠阜財蘇平之極也聲應相保曰蘇細
大不踰曰平聞樂知德彼擊土吹葉可以與其
知能慙濩惋武聖人之知能或有不盡可易言
乎吾讀禹卿宗侯詩而喟然於論世也夫樊道
之夏不入里耳清角之調通乎風雷使卑之在
華門圭竇窮固之宗者月染日濡境接情薰不
過塗歌巷哭若二南之關雎麟趾洋洋乎周召

之遺文之昭也卽一變而爲離騷作漢魏六朝
三唐鼻祖而屈原實楚之公族桂樹冬榮開淮
南招隱芳草王孫之賦秋蘭羅生啓西園公讌
朱華綠池之吟此吾論詩之不能已于論世庸
得謂無稽耶史稱豫章長沙皆南楚騷雅流風
朱戶爲盛蓋自大寧改葉以來醇洪胄之德豐
茂世之規代有哲匠宗良用晦鬱儀尤近時之
表也禹卿嗣起景色若增而煥篇翰若飛而翔
銳思也微選材也精發調也逸制法也詳研苦

以寓其致而微婉約裁直而不越曲而不僂蓋
所結社皆名宿質善而賢良贊之于是乎今日
之淮南西園諸唱酬不能與禹卿爭衡也有二
惜焉 國家禁例宗室園于一郭灌花木問風
月修禊事展古今圖書以外觀止矣禹卿能不
爲題所局促漫衍浩翰繽紛籠莖所著甚富藉
第令如太史公登嶽浮湘沂淮泗從封禪則赤
波玄圃皆供禹卿筆穎矣

今上除例許登仕版承明金馬之廬治中別駕

之任翩翩多宗袞而禹卿曰吾老將及之不欲
逐隊行使除例早十五年禹卿不較天祿之書
亦上五行之疏矣然所嘉賴禹卿者亦有二焉
士不隱約不能著作有述於後世詩道之敝蒙
師儻父輕儁遊僧俱以揃標能搦管徒各以意
寫而資筆難誣深溫龐厚之氣淪斷殆盡得禹
卿精思雅材爲之一振且也膏梁之性難正坐
糜奉祿無所事事優笑在前裘馬在御負進鬪
鷄舍南採丸薄暮塵起禹卿介石之漂樹爲儀
表若天潢文曜爛于雲漢間俾宗星不雜于市
樓屠肆彬彬秩秩國中皆有矜式仰副
聖天子篤親除例之意其嘉賴豈不亦大哉夫
有龢平之聲則有章祚蕃祉之應不可謂茲詩
無補於陰陽之序也

尊拙齋詩集序

尊拙齋者歐陽公于琪之燕居于焉朝夕博覽
選稽以詠歌先王之風養性敦道所也年已八
十矣出生平所著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付
諸梓裝潢成帙眎熊子時春陰積雨款謁不煩
當日褰帷讀之竟乃不覺肅容而嘆曰是壽者
聲也西方之書有壽者相蓋取諸骨格精營神
彩人身聲發于任督之經聲洪亮悠遠者腎堅
志强角犀瞳紺漆園氏所謂衆人之息以喉真

人之息以踵者是類也公自弱冠以詩名六十年來俯仰泉苔意深魚鳥時與平生故人宴籜舍羹藿飯糲側尊無禁昔酒不浼或佳風日載筐及簋攜侶命賓倡和里社之下與季公于玉狎主斯盟温淳沉鬱都雅麗嫺簡映高寫融溢于克盞之盛神化回瀾精氣滌灑豈衰志泆洗蕩易不沉鷲深切而徒以割鐵襲竊者可等乎太史公曰詩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然風必曠觀遠采故古有觀風采詩

之官而大史公自敘亦曰南登廬山浮湘沂淮涉河濟若行不踰壑聞耳日約結心手安望發舒公于都下泛濫金臺廣川滹沱易水或時遊燕市酒人三河俠少矣而南都爲司空官屬則吳越春秋秦楚陵郭漢諸王招致天下娛遊子弟如枚乘鄒陽嚴助朱買臣之徒文辭竝發貴顯朝廷其名跡在江南北間具足以供公嘯詠區區六朝佳麗又時人之所爲觀也至于上蔡之宰則楚文王齊桓公取威定霸陳兵次師處

而昭侯美裘李斯黃犬安在哉若夫瓊州乃漢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湛離夫甘都盧黃支以爲隣海天合沓雲霞沃蕩漢譯使所希至况于中朝士大夫而公憑太守畫熊車填其地五年所人間未覩之奇恣公手筆出入矣故公詩之諧者皆可比金石入笙絲而七言律尤暢適而恭敬恭敬則不佻不挑則凝重凝重則真一故曰是壽者聲也季札觀樂及秦幽而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請觀世之輕俊其爲聲甚細而哆口嫚罵前楷彈駁知名第取卑薄幽僻纖巧麤撫以驚愚使清廟明堂高山遠水之觀上讓古人此時事之所以兆亂乎乃輕俊亦不永而其所爲詩人琴俱往矣幸有公詩爲三門之砥柱庶幾乎治世之音倘行憲老之典乞言于黃耆卽請以是詩爲採風使者獻用當今日之雅南可也

萬載韋使君詩序

予曩令長興韋氏諸文學斌斌稱大雅今以烏程籍起家成進士令萬載青岑使君者亦長興諸韋之疏屬也其爲人也惇惠靖厚豈弟真簡試官萬載八年有仁聲而格于催科不效官級盡鑄比其後奉

馮古責令對簿臺司知其清身苦體終不能他有汗傷撫字心勞神明可貫人不堪其憂使君若將安之留滯待對蹠寓市廛時有歌詠乃出

生平所著韻語見示予疾讀一過其詩出于萬載者居多迺不覺喟然而嘆曰文雅飭吏治古語豈欺我哉夫子賤爲單父身不下堂子游爲武城絃歌滿境然其世遠吾不知其所爲治何等雍容于上而俗以休遂如此乎漢世則倪寬始以催科課殿終以牛車擔負更課最何萬載之不可格至斯耶嘗考地理志漢書註宜春南水至新淦入湖西近長沙長沙以萬里沙得名左洞庭右彭蠡古三苗地山甚崇峻層凌舉雲

峭秀分霄其民以田獵山伐爲業嵒窟倫坐無積聚善家子皆匿不肯就惟猾禍者佐縣官田王令佃戶輸稅而詭寄隱藏正籍久不可問急之則佃戶若鳥獸散文學諸生善把持此萬載之逋八年不入嗟乎有以也書所稱草土之堂或高或下各有所歸又草物十有二衰豈萬載之士終不可等衰而爲之歸耶已矣使君旣安之夫復何言端言君之詩可乎詩者承也故曰詩承之其承意而發者耶又云詩者所以已

怒使君天性寬厚居平未見其凌遽失色而又
深于老氏不爭之誠大易退藏之指偶發爲詩
雖感愴屯鬱僚悒隱憫噫邑傷歎中而華會奄
利奮揮佚起悠然是春風之風夏雨之雨秋月
之月冬日之日其于文雅何愧焉乃竟不可飭
吏治哉載觀七月之篇登場納稼以勤其事獻
豨稱觥以奉其公會鳴蟲躍棗剝瓜熟男畝婦
桑而一時太和景象在成周宇宙間非周公不
能爲此什也後至小東大東愾歎隨之矣此論
詩不獨可以觀人更可以觀世夫使君學優言
宓之文雅而萬載遜化于單父武城使君何罪
而使君爲詩又若無怒之可已優柔平中倘取
絃管而比之太和之韻依然嚆咏有盛世之音
焉則天下事正可爲也

林孔晉詩序

記予爲諸生時讀閩中郡楚石林公諫垣封事
未嘗不擊節而嘆曰古之遺直也越二十年予
亦從諫垣左遷閩中僉臬式林公廬相見若平
生驩已越五年予承乏南臺視師江上林公則
從謫籍起驟遷南納言朝夕接帶履驩如故也
無何以當禍次續斥譴去已越五年予召還司
馬門林公不復可見見見公子得山以父任爲郎
戶部風采政事動一時已越八年予棲托京山

之阿賓客盡落忽有少年美秀而文欵華門當
日日閩中林孔晉乃故林公納言孫得山戶部
同產子先尉睢陽坐飛累獲暴白復其官隨牒
爲江閩參軍需次受事者予攝敝衣冠一見之
如見林公云孔晉自視散吏則時時從吾里諸
名士社中爲詩積二年所旣以成帙又出舊帙
所爲芋江志別乃閩中同社互相唱和者俱滔
滔汨汨靡若流瀾攄雄詞構新裁以自寫引怡
懌遊舒發越陶愉不磔裂襲蹈寄人藩籬彬彬

乎詩可以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
聲詩之道與治化通古之人執六間以調六氣
展百事敘四時次七政感八風農夫紅女之所
謳謠太史行人之所觀採瞽師音官之所弦次
郊天享廟之所和寧豈區區騷人流連引寄可
依稀其涯涘者哉孔晉且爲詩且爲吏近攝官
靖安其政精明振作百倍視真令非詩之一班
乎自此行遠且大 閩中郡古無諸城也三山

鼎足句之雄秀而險固予東行海上遊支提泰
母詠明登天姥岑息必廬霍期之句浩然意遠
煙虹上千青雲日月沃蕩溟漲其于江南所稱
佳山水幾希以魁陵涔瀆視之而詩力爲之益
振况生于其地者乎猶記無諸城中有晉安詩
社孝廉諸生及冠武冠者各奮筆欲約劑海內
而冠文冠者則曹大叅能始學宿齒壯名字炳
鱗號司杓柄但其爲詩嘗欲律中兼選意是耶
非耶要不如福清相臺山葉先生七言近體逼

似唐人詩具在汗不至阿其所好予因思二十
年前與葉公曹公雅游揚扈賦詠四十年而語
林公諫草通風素回首思之忽成往事能無永
歎今讀孔晉詩豈勝昔人并州之感撫几操觚
依然御鴈鴉曲折幔亭丹山碧水間揖武夷君
更念及振纓陟泰姥摩宵峯俯視甌越如粒粟
夜宿支提華藏寺風雨澎騰蚤起觀九十九峯
斗入海意未嘗不浩泱滉濛欲吞吐六漠也

許子遜叢青軒集序

余第萬曆辛丑于時褻然舉首者同安許子遜也既釋褐偕觀政吏部子遜長十歲以弟畜余日追隨冢宰之屬不治而坐論於翼室每見子遜平睨高視拊膺盱衡論說裁量意不可一世而坦直疎曷人人喜其親已然雄力兼才博通乎流畧未免遠驥域外爲氣無所折下故事南宮舉首無不居鼎甲立躋金馬門子遜猶觀政待庶常吉士而後乃持橐史館是可以觀時抑

可以觀子遜也余錄錄爲縣官隨牒在外居久之聞子遜竟作古人天可問耶今四十年矣同第諸昆如晨星落落無幾余亦以中廢杜機久不通戶外屢忽有投謁持子遜叢青軒集以引言見屬者乃子遜胤子則雍也余嘉其意疾讀一過則論策時文尺牘咸具不覺嗚咽而嘆曰不朽哉許子魯人有言先大夫臧文仲旣歿其言立是爲不朽非夫言而能爲不朽也有所以不朽者

國家用制舉義取士束以格體股引成章猶記子遜畏聖言題以頷臨壇場學者稱元脉必曰巳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城辛丑同安如先輩之稱崑陵晉江也者蓋支經肯綮理貫轡策節奏存乎其間琳球考擊律呂相宣韶濩之音也齊輯勒銜急緩唇吻良樂之御也制義自子遜以後諸公奮起者強半爲李將軍不擊乃斗設步伍矣高者用才布勢陵跨躡躡標宗以命令一世無敢不屏息以聽然而其氣象雜霸于

大雅之章何吾思子遜制舉義實惘乎有人琴之感焉載觀子遜詩則逸閒清綺動與天游論則雲行波立策則氣填膺激表則刻羽引商序則揆權規構東則真摯朗發俱自成一家言蓋遠淵者思致之密博綜者涉誦之深而其鳴鸞者出于寥廓之外殆天授非人力也談者謂子遜再假年所就更未可量吾未見賈誼治安鼓鑄表飾諸策哀湘悼鵬諸文改正朔易服色裁宗憲諸議有讓于白首壘先生者傳曰言身之文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子遜其言而文行而遠者耶故曰不朽余嘗薄遊閩中東行海上陟天姥岑望泉南諸峯巘點黛發翠如食前豆簋交錯旁羅與日氣霞標相沃蕩此叢青之所以命軒哉

浴碧堂文集序

萬曆丁未至庚戌四五年間豫章太守實甫田
盧公鉉卿起家壬辰進士爲郎共工選擇而使
者下車之後經明有威重益民佐時和衆阜裕
布常陳藝咸中程用儒術飭吏治居恒則曰太
守吏民之本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惟是爾民
之不獲時又我則不能經政光裕厚命官司之
守爲何緣寬和清辨與時上下不爲擊斷克暴
之治以博名高循循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而威

澄澤流風業光美守豫章者莫效于此矣然公
專精綴學善屬文用史漢爲綱兼綜諸子旁采
衆家擘析其膚理臨制其領要獵儒墨之遺文
明典墳之統紀他不具論卽修郡志而毋開局
毋分曹毋委閣筆啓聚訟若左思作三都賦牆
壁戶牖皆置研墨遂踰年而成如劉子玄所述
史有十品郡書地理書居其二蓋兼有之乃文
辭爾雅則又非時流所敢望暇則進縫掖諸生
勸其考課第甲乙學官弟子彬彬嚮風其尉薦

待遇屬吏殷勤甚備每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
某令之爲非二千石所及昔黃次公善助廉吏
無失賢者心鄭當時推轂其官屬丞史嘗以爲
賢于已端無讓焉至于署雅正堂取漢太守陳
蕃雅正矯俗以禮導下之義石甃東西湖俾邑
屋不觸湖之邊幅注泄無哽此何異召信臣造
南陽鉗盧陂累石爲隄杜詩繼而修之其民歌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耶諸懿不勝書旋擢觀
察副使者所部仍豫章居無何用望遷楚大叅

以去治如在豫章故迹惠聲流江漢間海內搢紳疇不以國家柱石相期乃偶臥病竟不起位與年俱未配其德今冢上之宰木可材矣不佞浮湛中外無所底遁跡林臯久杜疆外信忽公子伯安走書千里持公所爲浴碧堂集屬里言弁其端主臣憶三十年前同里父老沐浴風教思戀之至比于兒啼今焉敢以不文辭蓋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爲經故君子在位可愛去後見思言語有章身

沒而不朽竊慨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諸子各以其智舛馳才大者倣詭昌恣弛縱凌蔑滔淹萬類蠹氣橫起裂銜泛駕其細者又爲怪迂柝辨以撓世事或孱靡薄弱氣力不能振鴻羽均非治世之音縱觀公所著序記論策疏議溫純典則通達古今布局引勢一規矩于東京以上可謂詣古之極而淘汰復無痕滓譬之于御正如王良韓哀執轡引策齊戰乎中心馬志範我馳驅更不必凌高而浮慕乎大丙鉗且

飛龍夭矯騰鶩于掩靄恍惚也昭明所選諸書
李陵谷蘇武司馬遷報任少卿自是西漢氣格
孔融論盛孝章朱浮讓彭寵遂爾爲東漢矣降
而陳琳阮瑀吳質應瑒稽康孫楚趙至丘遲劉
峻之徒魏晉六朝之密移運會疇覺哉公尺牘
甚夥大抵兼綜諸家而絕不作輕易諧笑誹薄
語蓋自子產叔向應對辭命中得其精神于世
未數數見也其他雜著銘誄情意篤摯得事之
中文約指明可謂粲如矣語云經術所以經世

務文章吏治豈有岐途哉尹翁歸抱公爲近世
儀表張敞緣飾儒雅縱赦有度條教可觀史書
稱之若王尊雖文武自將而好爲大言詭譎不
經又君子所譏也公自爲郎守郡歷監司碑在
國人之口文藏浴碧之堂異時使者出而求書
于四方則必取以爲蘭臺備制作公卽早世夫
復何憾况有毅似能世其書正所謂無涯之智
結爲大年也嘗薄遊閩越碧山碧海熿炳輝煌
盪浴天日是取于盧家之堂

朱司成存稿序

國朝功令宗室以將軍中尉封不與制科與制科
自壬戌山右朱中翰慎荃始選庶常吉士則戊辰
吾江右筦園大司成始讀書秘省道先王語雍容
蘊藉聲著臺閣坐息者口語改中翰公亦爲傷時
論建竟不就請歸越三年請闕自理疏下吏部時
余在司馬門見太宰閔公爲公條覆甚晰獲還館
職爰自史局晉講官志用閔深加以沉切密慎篤
至天子大器之壬午典試留都時余又從田間

起叅贊南司馬門見公頓網探淵振綱羅雲招龍
引鳳較閱勞苦共賀得人然坐是小困便道一觀
太公旋稱病引告不得而祓南大司成之命矣又
引告奉溫綸趨裝道經信州鹽櫛不廢而逝禩返
龍沙寺余悲棺一弔不勝茂蘭秋霜之恨見獵子
十人大小俱能成立長君議激食餼已當貢乃裒
次公所存講幄敷陳筮仕奏疏代言制草館閣詩
賦序記誌狀付梓人而屬熊子序其端嗚乎人琴
俱往恐不序哉公固黃帝之青陽夷鼓也神靈之

統各以其國官奉之公獨從禮官甲科自奮生平
鞠躬履方口不喜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頗似楊
子雲行年五十守學彌惇 天子亦以爲修勅宜
侍帷幄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忽焉淪謝其光淡
淡其影沉沉道路無不惋惜十子林立可無但化
也讀公諸草如講筵啓沃經義疏條之外嘗口畫
天下便事揆度安危多所匡建制詞代中外臣工
綸命締構規裁嚴於立體而朗於命篇詩賦則都
雅閒麗簡映高寫合建安以來之氣骨顏謝以降

之宏麗可謂升堂序記誌狀經緯不爽得文之象
覈實無夸得人之神辭澤節調非諸子各以其智
舛馳撓世事者比也談菀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
不爲噐言不文典謨不爲經夫人肖天地之貌懷
五常之性聰明精神有生最靈其言立則其人
不朽公自此傳矣夫復何憾余讀漢史五宗三王
荆燕齊趙江都淮南衡山之倫以親愛爲富貴容
優笑在前賢才在後甚有胥靡申公者遑及詩書
其人俱無足述邀草木同腐惟獻王德好學祿服
造次必於儒者入朝對策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宗正封事侃侃貴戚表
此二人便爾輝映簡策矣吾知今天下後世定當
目朱司成爲河間中壘之流亞其在茲刻乎

上修之使君諸刻序

聖門四科政事文學惟冉有季路子游子夏見稱蓋學而從政臨事不惑斐然成章經術所以經世通儒之爲重久矣故子產古之循吏也仲尼稱其惠稱其愛又稱其文辭未有敷奏不能言而明試乃有功者也壹是以人品之修勦爲本今司農郎王使君修之維揚之雋也早登甲科爲浙仁和宰庶平鄉正治民異等大吏業最其卓異上三年計而以不修小禮曲意失要人

當路之助坐謫吾江右觀察幕中隨擢司理饒州郡理以稱貶庶官糾虔民慝爲職人不敢告言爲理者飛耳目動悉得其所所以聞臺御史不端端規一郡事十三郡皆受衡焉故諸司視理如視臺御史謹事之殷勤甚備監司無如也使君文武自將廉正有知畧外有直項之名而論議持平合和上下居間無所聽餽遺無所受卽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所至衣冠懷之而最造于饒者在屏除盜賊清釐賦書屬以四垂多事

徵發如雨民不聊生無賴惡子取人于萑符之澤實蕃有徒官司不亟追爪捕卒保姦爲利而反繫亡家盜賊得志益麻起使君鈞摘如神有二人見殺無主名懸空披籍問牛先馬用類推迹贓犯並得卽訊輸寫不待笞掠定虎負嶠者五措爪搏掩路人使君爲檄告山神率虞羅一日刺之立盡讀使君討虎檄及虎觀記彼爪牙吏虎如冠者能無震耶各郡邑賦書方冊雖具乃吏緣爲姦抗弊巧法收輸淆雜督趣騷擾民

疲而賦亦不登使君先簿正賦數爲易知之單
視戶爲總撒之單視甲爲繇票視輸者爲合同
票視守者大凡五端至今番君六屬行之稱大
便安得槩以視十三郡耶嗚呼此羸者江湖之
民水潦不時不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日糶
犁耨修疆服罇時布堇堇不乏匱悉審固其
心力以役上令而上之人莫適任患宜重民瘠
而輕民徙且攻剽爲非也周官司會司書掌邦
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凡邦中之版土地

之圖山林川澤之數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
冢宰廢置先王之意何其深重使君不以錢穀
文俗吏自待而直欲加側隱于窮窶單陋助

聖天子流教化守先王之典圖官物此豈愾弱
不任職者能窺其深淺耶使君自此遠大矣嘗
得承使君風論倜儻疏眉目美須髯隆寬廣問
委曲宜人而高議清抗亦未嘗輕有推下加以
藻才華聞斟酌辭令讀詩稿文稿二刻風雲色
澤飄洒浮動居然登作者之堂則經術所以經

世真使君其人哉今爲郎司農行矣鄉之拓落
漸以顯遂益民佐時和衆阜俗渙羣匡國正使
君與道翱翔之日乎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不佞謹于葦門圭竇中拭目賢者之明其
畫能得意于海內也

題徐鍾陵玉梅館錄序

詩書而後言史則郊龍門禘扶風言詩則祭酒青蓮少
陵矣至於苞拮洪瑣網羅經怪鴻寶齊諧以降代有當
家歸於各鳴其盛未聳兼之者也鍾陵先生胸中傲睨
一世筆底驅役百家敝屣方州天放自命著玉梅館錄
行於世尊今稟功令於孟堅傳往追放失于子長比律
左手諧子美長歌右手摹太白其它凌雜畸細倘後之
人復有作鴻寶齊諧者必取材焉若是乎古人所不能
兼先生兼之耶熊子曰固也盡馬者寸楮嘶走千里其
神王也盡山者尺幅卷舒萬重其意遠也先王之錄不

必兼古人先生之思兼古人也則於是錄在也

寧澹語錄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鹺東越其下教郡縣率以寬厚少良
爲大指而精密則傳以經術於時余旣以牛馬走北面
堂下簿書之事惟有司存安敢越俎而顛叩公之學然
亦以政學矣公在臺多所論建其巨麗者爲餘千新會
諸公請謚天下誦之及於役閩越公子潛夫守冶東出
所錄寧澹語問序敬授而讀之而後乃知夫道若大路
然布帛菽粟中性命之元賅焉則公之爲政所以持大
指傳經術誠有所本云蓋居恒而嘆學之不可以已也
孔子之聖焉嘗以不講爲憂洙泗之間不斷斷如乎而

其要歸在於爲仁春秋之季綱解維弛諸侯害大夫壅
五霸起而扶之其學本於黃老雜於陰符世之殺運漸
開皆不仁之種而蔓也聖人有憂之仁者天地之春人
心之孩卽堯舜之中也其費旁羅而無外其隱滲入而
無內顏閔入室由賜登堂曾思傳火皆是物也及軻氏
之言性善也旨斯露矣而善機正殺機之對也戰國之
運甚於春秋軻豈好辨哉漢表章六經於斯爲盛乃一
代大儒董仲舒標正誼明道之語及其末也諸葛武侯
以寧靜澹泊爲訓雖造語有深淺而皆得仁之一體矣
宋代諸儒發明理學標目無遺孰非有功之素臣哉而
善惡太分蹊涂太狹朋徒附和率以來小人僞學之禁
說者爲明道之未醇正誼之未淨賓賓然於好惡而寧
澹之意微也似也然此一時之時也不有萬世耶乃今
之時亦有不幸而類於是者余不學不能窺其際但妄
謂世尚解講者非講之足慮也默而識之之澄其神也
學而不厭之實其踐也誨而不倦之善其同也講不亦
難乎若徒以一堂之鼓歌羣市人而高坐嶽嶽四筵諾
諾是奚足哉孔子又何憂焉讀寧澹語有味乎其語之
菽粟布帛而賅性命之元也轍跡四方不及時時請益
如往者北面然事其父友其子皆寬厚子良而傳以精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集敘
密斯鞠躬君子也所繇與黃老陰符之學異矣仁之端也性之善者也是宜其學之世也

引湯質齋文集

刪繁以後至於漢文甚盛矣衡之者曰西漢文章東漢氣節似也然汲長孺伉直引是非摧剛爲柔裁丞相御史大夫以上不少絀孔文舉楊德祖文士雄也斷斷持清議格物如綫之鼎奸雄噤不敢問誰謂東漢無文西漢無氣乎故氣節者天下之大文章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也庸人溺富貴輒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此曹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戒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萬世耶義興湯質齋侍御筮仕宰豐城割割有聲而行脩潔徵

為御史白簡所抨非貴彊相即貴彊相客按宣雲七閩
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難於辛亥爭大計癸丑爭職
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辨誰肯助主爵都尉是魏
其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懸印狀及載今集中不
具述而侍御直以此掛冠神武卧病金鵞山中未逾年
而歿此一時也與侍御悟者聞之而不笑且幸者幾希
夫生死朝莫也同異蠻觸也不通論其人之生平而第
以同異轉好惡好惡轉生死若將曰世道持於斯士品
定於斯則孔門所為惑之大者其不佞辱侍御草芥之
味必格格焉孰今日玄黃語盛諛之于青雲之上人心

曰夫夫汗而阿其所好者但跡侍御之生平與天下平
心立論恐盛毀者亦莫以奪也人琴俱往言之何益天
道是耶非耶今獲讀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其依然不
絕之廣陵散乎嗚呼秋隼擊而毛血灑空旱車明而天
譏卷舌好侍御者固好而名侍御之疏即惡侍御者亦
惡而名侍御之疏侍御之疏真名矣孰知其詩歌之悲
壯序記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真簡志而晦約而
該華而不劇盡而不汗無平不發舒其忠憤剴切之氣
獨疏名乎哉侍御之文傳侍御之天定即揖讓兩漢諸
君子于一堂可矣

文正行書

集敘

五十一

糸



